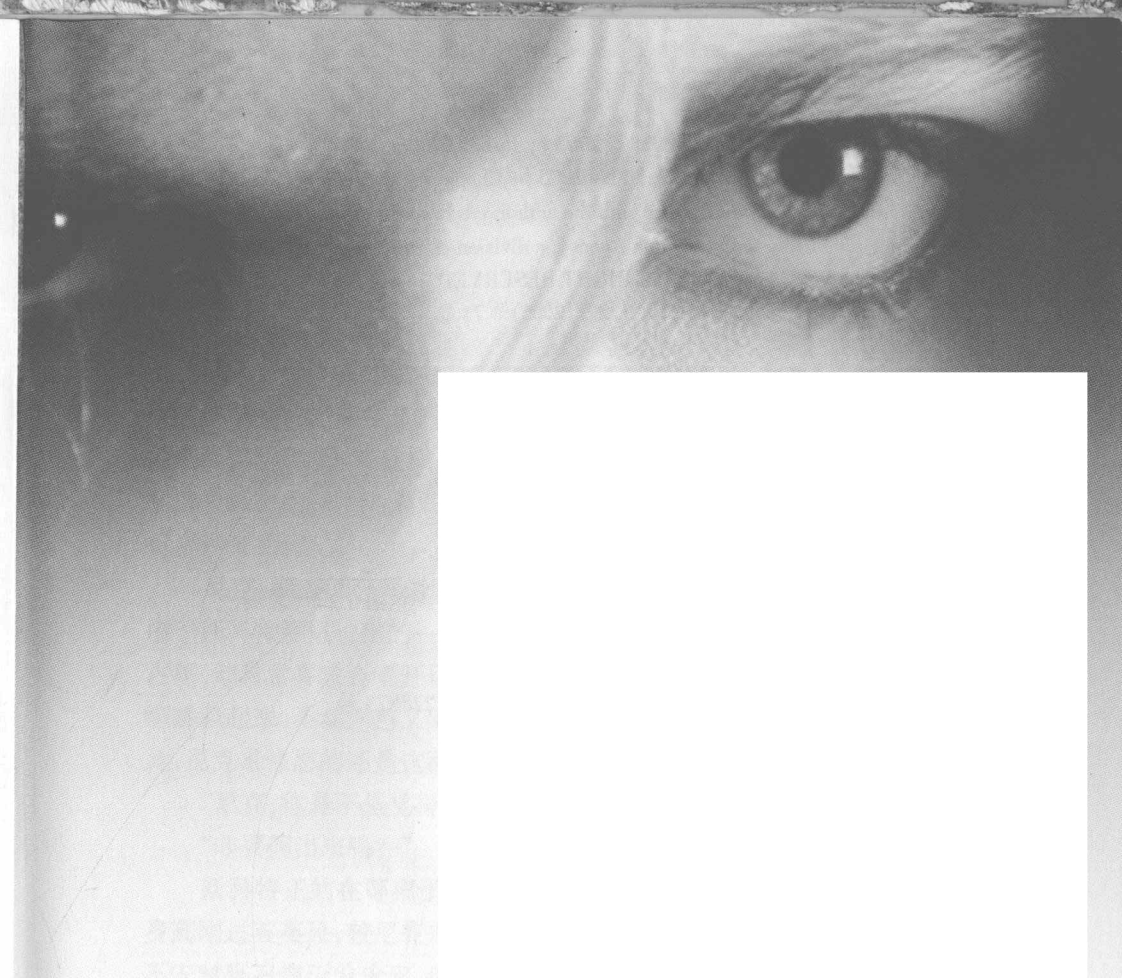


【美】约瑟夫·范德尔 著
王 朗 译

孤 城 密 咒

咒语

C O M P A N Y M A N



孤 城 密 咒

咒语

C O M P A N Y M A N

【美】约瑟夫·范德爾 著
王 朗 译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Copyright © 2005 by Joseph Finder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05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ALL RIGHT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05)第 7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咒语 / (美) 范德尔 (Finder, J.) 著; 王朗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229-01644-9

I. ①咒… II. ①范…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8873 号

咒语

ZHOUYU

[美] 约瑟夫·范德尔 著 王 朗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执行策划: 龙云飞 鲁渝霞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封面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 杨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mm×1 000mm 1/16 印张: 24 字数: 366 千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1644-9

定价: 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斯查顿公司的总裁办公室并非真正的办公室。乍看之下,你会以为那只是个工作隔间。但围在总裁的人体工程学办公桌周围用作办公屏风的可是自制的高级银丝锦板。在这样一家公司里,工作隔间可是个忌讳的字眼——不能说在办公区中的一个隔间里工作,正确的说法是“在开放的平面办公系统中心进行多任务处理”。

尼克,斯查顿公司总裁,倚靠在他的顶级斯查顿皮质椅上,努力把精神集中于斯科特嘴里进出一串串数字。斯科特是他的财务总监,矮小精干,做事古板,却常常喜欢自嘲开玩笑,对数字有着可怕的迷恋。但他也算机智过人,冷嘲热讽起来,不动声色又尖锐无比。尼克从没见过像他那么精明的人,尽管如此,尼克最憎恶的还是这种枯燥的财务会议。

“尼克,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烦?”

“非要问出来吗?”

斯科特正站在等离子的大屏幕前,用触控笔在屏幕上移动着幻灯片。他身高刚过五英尺,较尼克矮了一英尺。在紧张时斯科特会有一种痉挛的感觉,不安时则习惯于耸耸肩,他的所有指甲也都咬秃了。尽管四十不到,他正急剧地谢顶,脑袋上围着一圈蓬乱的卷发。他有的是钱,但似乎总是穿着那件守旧的牛津衬衫,领子日见磨损,就像是自他从沃顿商学院毕业以来就一直穿在身上。每当说话时,他棕色的眼睛就会深陷在淡紫色的眼圈里,目光深邃,扫向四周。

他一边喋喋不休地讲着裁员,对比着今年的损耗、明年的结余,一边用闲着的另一只手玩弄着所剩无几的几缕头发。

尼克的办公桌总是异样地整洁,这要归功于他的得力助手玛吉。桌上只有他的电脑(没有杂乱的线团,仅无线键盘和鼠标,一部液晶显示器)、一个侧面印有斯查顿商标的红色机车模型,再有就是几个相框,里面嵌着他孩子的照片。尼克的目光一直在偷偷地瞄着那些照片,他心里暗自希望被斯科特看在眼里的是自己在越过照片望着远处,正在沉思着这个冗长的报告。

其实他想知道的只是——到底结论是什么,伙计?波士顿的人究竟会不会满意?

但斯科特继续唠唠叨叨,指着幻灯片上的条线图,谈节约成本,谈补贴费用,谈度量学,谈员工组合。“目前员工平均年龄为 47.789 岁,标准偏差为

6.92”，斯科特说道。在用触控笔去碰大屏幕时，他注意到了尼克呆滞的表情，于是一抹笑容掠过嘴角。“不过年龄只是数字而已，是吧？”

“有什么好消息说来听听？”

“呃，我这里只有钱和数字。”斯科特顿了顿，“开个玩笑罢了。”

尼克凝视着那排银框相片。自从劳拉去年过世之后，他就变得只关心两件事——工作和孩子。茉莉叶才十岁，在这张学校照片中，她的笑容灿烂无比，栗色的卷发飞扬不拘，大大的棕色眼睛清澈闪亮，新生的牙齿微微地歪着。照片中的笑那么自然真实，光彩夺目，仿佛呼之欲出。卢卡斯十六岁，同他的妹妹一样，有一头深色的头发，英俊得令人窒息。他拥有母亲的那种蓝宝石般的眼睛、棱角分明的轮廓，是全校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可是，卢卡斯这张照片中展现的这种笑容，从那次事故之后尼克就再没见过了。

只有一张相片是四人在一起的全家福。全家都坐在老房子的门廊前，劳拉坐在中间，每个人都把手放在她的肩上或是腰上。她是这个家的核心啊，现在，却成了一个空荡荡的黑洞——她闪烁着快乐的蓝色眼睛望着镜头，表情坦然率真，又似被一个小玩笑逗得乐不可支。当然了，在大家前面，金色与乳白相间的巴尼正坐在那儿，做了个“乖乖犬”式的微笑。巴尼充斥着全家所有的照片，甚至在去年圣诞节的全家福中，也跟卢卡斯在一起，张牙舞爪，像极了煞星查尔斯·曼森。

“想必托德又会发作一阵子了。”尼克说着，抬眼望了一下斯科特。托德是波士顿费利菲尔德投资公司的合伙人，而斯查顿公司正是这家私有投资公司旗下的一家企业。也就是说，托德是尼克的老板。

“是啊，就看这次发作的规模如何了。”斯科特附和道。突然，他侧过头，仿佛听到了什么动静。一秒钟后，尼克也听到了外面的叫声。

“该死的是什麼——”斯科特正说着，不远处，一个低沉的男子声音吼了起来，另一个女人的声音混在其中，听起来像是玛吉。

“先生，你没有预约！”玛吉喊着，尖利的声音中夹杂着恐惧。接下来那个男人一阵嚷嚷，听不清楚在说什么。“总之他不在这里。先生，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就要叫警卫了。”

这时，一个庞大的身躯撞碎了围绕着尼克工作区的一块银丝锦板，差点将它整个撞翻在地。尼克面前骤然出现了一个年近四十岁的大胡子巨人，他身穿法兰绒格子衬衫，扣子未系，里面穿着黑色哈利·戴维森牌子的T恤，显出宽阔的胸部，看上去十分强悍。尼克觉得眼前的这个家伙看起来似乎有点眼熟，是工厂里的工人？还是最近被裁的员工？

玛吉随后而至。她连连挥舞着手臂，尖叫着：“你不能进来，快点出去，不然我就叫警卫了！”

巨人粗嘎的声音隆隆响起：“嗨，瞧啊，他就在这儿。老板本人就在这儿。刽子手就藏在这里面呢！”

尼克感到一股寒意流过全身，那一刹那，他忽然觉得，这次财务会议可能将成为他一生的转折。

这人极有可能是在最近一轮裁员中被解雇的工人，此刻正圆睁怒目，双眼冒火似的瞪着他看。

曾读过的关于疯狂员工的新闻报道在尼克脑中闪过——他们常被称作“怨愤工人”，在被解雇后，他们会不顾一切闯进老板办公室，逐个干掉他们所痛恨的人以发泄内心的抑郁。

“噢，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个电话会议要参加，就要迟到了。”斯科特一边咕哝着，一边从这个闯入者身边挤过去，“借光，让我过一下。”

尼克慢慢站起身来，他的身高足有六英尺二英寸，然而即便如此那个疯狂的大胡子还要比他高出许多。

“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尼克礼貌地说道。他十分镇静，就像在安抚一只染上了狂犬病的猎犬。

“你能为我做什么？真他妈的逗。你还能为我做什么？你应该说——已经对我做什么了，你这个混蛋！”

玛吉在大胡子巨人身后，挥舞着胳膊说道：“尼克，我去叫警卫。”

尼克抬了下手，示意她等一下：“我想没有这个必要。”

玛吉斜眼瞥了他一眼，显然不怎么赞成，不过还是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退到后面。

大胡子向前跨了一步，挺起魁伟的胸膛，气势骇人，但尼克纹丝未动。原始的一幕正在上演：一个狒狒猛地闯进来，龇牙咧嘴，尖叫顿足，雄赳赳地想把掠夺者吓跑，狒狒身上还散发着恶心的汗味和烟味。

尼克强忍着打人的冲动，提醒自己，作为斯查顿公司的总裁，他不能做出那种事。更何况，如果这人是过去两年中被裁掉的五千名工人中的一位，那他确实有权利愤怒。现在应该做的是，将他说服，让他发泄，要像慢慢导出气球里的空气一样将他的怒气排出。

尼克指了指一旁空着的椅子，但大胡子拒绝坐下。“你叫什么名字？”尼克说道，尽量把声音放得柔和轻缓。

“要是米尔顿他老人家，才不用问这个呢，”那人反诘道，“每个人的名字他都知道。”

尼克耸了耸肩。那可真是奇怪了。平易近人，以家长式管理著名的米尔顿——也就是尼克的前任总裁——在斯查顿公司做了近四十年的总裁。那位老人很受爱戴，但即便如此，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通晓一万多人的名字。

“我记名字的本事没有那位老人家好，”尼克说，“所以在这点上，你要帮我个忙。”

“戈斯。”

尼克伸出手去想和戈斯握手，戈斯未加理睬，随后伸出短粗的食指指着尼克说：“当你坐在豪华的办公桌后面，对着精致的电脑，轻轻松松作出决定要解雇制椅厂里半数的工人时，你他妈的有没有想过这些人到底是谁？”

“我想过，也想了很多，”尼克说，“听我说，我很抱歉你丢了工作——”

“我不是因为我丢了工作而来的——你明白吗？我有资格，来告诉你，你也活该丢了你的工作。你以为每个月在工厂里大摇大摆地一走遭儿，就能了解这些人？他们是人啊，伙计。四百五十位男女老少，早上四点就爬起来上早班，来养活自己的家人，付房租或贷款，照顾生病的孩子或奄奄一息的老人，知道吗？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一句话，他们中有的人会无家可归？”

尼克闭了闭眼：“戈斯，你来这儿只是为了骂我，还是想听我把话说完？”

“我来这儿是要给你一个免费的忠告，尼克。”

“我可不觉这算免费的。”

那人当做没听见，接着说，“你最好认真想一想，是不是还要进行裁员。因为，如果到明早你还不取消的话，这个地方就会停止运转。”

“你想说什么？”

“已经有一半，也许是四分之三的工人站在我这边了。行动一旦开始，人数会更多。明天我们都会请病假，尼克，而且我们会一直病着，直到我的伙伴们能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止。”戈斯得意地笑着，露出一口被熏黄了的牙齿。“你好好的，我们就好好的，这样大家都高兴。”

尼克盯着戈斯。这话中有多少是虚张声势，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威胁？若大规模罢工则有可能使公司陷于瘫痪，若波及到其他工厂，后果更为严重。

“今晚开着你的奔驰回你的高级社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好好地考虑一下？”戈斯继续说，“问问你自己，是不是想把自己和公司一起拉下水？”

是雪弗莱郊区人越野车，不是奔驰，尼克差点脱口而出，但他马上又被“高级社区”一词击中而僵在那里。戈斯是怎么知道他住哪里的？报纸从未提过他的住址，尽管肯定会有人在私下议论……这是一个暗示的威胁吗？

戈斯看到尼克脸上的反应，于是又换上阴沉、不怀好意的笑脸说：“是的，你猜对了，我知道你住在哪儿。”

尼克胸中的怒火熊熊燃起，像把一根点燃的火柴抛入了一滩汽油之中，瞬间便火焰腾腾。他猛地从座位起身，身子前倾，直到他的脸距戈斯的脸只有几英寸。“该死的，你究竟想说什么？”他用尽了力气来克制自己不去抓住这家伙的衣领，勒紧他的脖子。直到在这样近的距离，他才发现戈斯的大块头不过都

是些肥肉，并非结实的肌肉。

戈斯看到尼克反应，退缩了一下，露出了些微怯色。

“你以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你住在高级社区里那座该死的大房子中？”戈斯说，“你以为公司里其他人也能住得起那样的房子吗？”

尼克的愤怒又迅速冷却了下来，一如燃起时的迅速。他隐隐地舒了一口气：自己是误会了。比起自己，戈斯刚才的威胁该是温和了许多的。他向前靠近寸许，一指抵着戈斯的胸膛，正戳中“哈利”和“戴维森”中间的那个白色的连字号。

“戈斯，让我来问问你。你还记得两年前制椅厂开的全城大会吗？那时候我是不是告诉你们，公司有了大麻烦，很有可能会裁员，但我想尽力去避免？你那天没请病假吧？”

“我在那儿。”戈斯咕哝着。

“记不记得我问你们愿不愿意都把工薪减回去一点，这样每个人都能保住工作？记不记得大家是怎么说的？”

戈斯不再说话，他的眼神躲闪着尼克的直视，看向一边。

“你们都坚决说不，说不可能，说减薪连门儿都没有。”

“你当然很容易——”

“而我问你们是否都愿意把保健计划减少两项——日常护理和健身俱乐部的会员资格——那个时候，又有几个人举手说好，说我们愿意？有印象吗？”

戈斯慢慢地摇了摇头，一副满不情愿的表情。

“没有人。该死的，没有一只手举起来。没人愿意减少一个该死的工作时，没人愿意丢掉一项额外补贴。”他几乎能听到血液涌上耳朵的声音，愤怒再也无法抑制。“你认为我砍掉了五千个人的工作？事实是，我保住了另外那五千个人的工作。波士顿的那帮人可不是吃闲饭的。他们眼看着我们的竞争者，看到同行业的人不再干这些锻造金属的活，不再在密西西比做家具了。现在一切都是亚洲国家制造，戈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比我们的价格低。你以为波士顿的人没有提醒过我出路在哪里吗？”

“我不知道。”戈斯一边咕哝着，一边用脚磨蹭着地板，这是他这时唯一能做的。

“好啊，那么去吧，戈斯，去罢你的工吧。这样，他们会弄来一个新的总裁，从而使我看起来像你们的米尔顿老先生。他前脚跨入这座大楼，后脚就会关掉我们所有的工厂。那时你还想保住工作吗，戈斯？我建议你先学好东方语吧。”

戈斯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他闷闷地说：“你还是要开除我，是吗？”

“你？”尼克厉声说，“你根本不值得我付解雇费。现在，给我转过去，滚出我的……办公室。”

戈斯拖着隆隆的脚步走了出去。不久，玛吉又走过来。“你得回家一趟，尼克，”她说，“就是现在。”

“回家？”

“是警局通知的。你家出事了。”

2

尼克开着他的雪弗莱郊区人越野车疾驶出来，也顾不及是否违章，斜刺里冲过总部大楼的停车场。自裁员这两年来，就算是在工作日的高峰时段，停车场也是半空的。尼克知道，这段日子以来，员工中一直流传着挟怨带怒的幽默：失去半数的员工也自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你总是可以轻松找到一席停车之地。

尼克很紧张，大脑中神经都处于紧绷状态。空荡荡的柏油路的两边是大片烧焦的黑色布法罗草地，那是上一次烧除计划的残余。布法罗草丛不需要刈割，但每隔几年就得被烧为平地。此时空气中还弥漫着韦伯烧烤的焦炭味儿。

一望无尽的黑色路面，一片荒凉的景致，没有一丝生机和绿意，他甚至怀疑，每天沿着烤焦的柏油路行驶，窗外尽是烧焦的草地，日积月累，会不会给人的心理留下碳的熏渍？

“你得回家一趟。就是现在。”

当你有了孩子，孩子便成了生命的第一位。即使是尼克这样一个随意的人，接到警察的一个电话，各种不幸念头也随之扑面而来。

还好，两个孩子都好好的，警察跟玛吉保证过孩子确实没事。茱莉叶还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至于卢卡斯——他今天倒是去上课了，放学后又不知道去干什么，这阵子一直是这样，不过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关孩子们的事儿。

是的，他们已经说了，只是又一次非法的闯入。但这回他真得要注意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一年以来，尼克已经对警卫公司和警局的来电习以为常了。警报经常会突然响起，又有非法闯入发生。于是警卫公司就会给尼克的家里或办公室打电

话,询问代码,以确认警报是否属实。若无合法用户称其为虚假警报,公司将立即通知派遣警力,随后几个警察就会驱车前往该处查证。

显然此类事件都发生在无人在家的时候——厨工在放假;孩子们在学校;管家玛塔正外出购物或是在接茱莉叶。

至今为止,房中未发现有一物失窃。闯入者通常只是打破窗户,或撞开一扇玻璃门,进入房间,留下些字迹什么的。

表面看来,像是个口号,用橙色荧光漆喷在墙上,全部大写,其精密严整的程度不差于一名工程师或者建筑师的手笔:

无处可藏

四个字,上下排开,一个擦着一个。

这还用问吗?无疑是某个疯狂的被裁员工的杰作。这些乱涂乱写涂毁了客厅、从未用过的餐室以及新刷过的厨房墙壁。刚开始,他真的被吓到了。

那真正的意思自然是:他们一家将不再安全,将面临麻烦甚至危险缠身。

第一次的涂字都发生在厚重华丽的岑木大门上。为了这扇门,劳拉跟设计师一连讨论了几周,还花掉了荒唐可笑的三千美元。看在上帝分上,那破门实在不值——尼克表示过自己的看法,但并没极力反对。他看得出来,不管原因何在,劳拉显然很重视这道门。在他看来,房子原有的由轻便板条装饰的前门就很不错。对这套房子,他本不想作任何改变,除了觉得它面积过大,很想减半以外。在斯查顿公司,米尔顿老人家很喜欢重复一句话,后来变得很流行:喷水的鲸鱼招鱼叉。有时候他甚至想向小区的家具公司定做一个铜质的私家庄园墙匾,就是麦克别墅门前石柱上的那种,上面以凸起的浮雕铜字醒目地写道:喷水鲸鱼之宅。

然而,劳拉眼中的大门是别具深意的:在那里,你欢迎朋友和宾客;同样是在那里,你还可将不速之客拒之门外。所以它必须既漂亮温馨又坚不可摧。“这可是大门,尼克,”她坚持说,“是第一印象。唯一不能节省的地方。”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她认为只有三英寸厚的大门才会让他们更有安全感。在梵威克住宅区买下这栋超级豪华的大宅,也是她的主意。她想要的是高级社区的安全感。追根溯源,起因无非是在公布裁员后,家中连连接到的匿名恐吓电话。

“你要是成了靶子,我们全家就都是靶子了。”她曾说过。确实,全城民怨沸腾,全部冲他而来。必须保护好家人,这一点他举双手赞同。

现在,随着她的去世,他继承了她的神经过敏,甚至是渗入骨髓。有时候,他甚至感到很惶恐,觉得这剩下的半个家就像鸡蛋一样脆弱易碎。

尼克早就知道,这个高级社区所谓的高保障、安全性,不过是自欺欺人。华丽的别墅和警卫、私家安全系统、高墙深院,都不过是在装腔作势,矫情的作秀

罢了。

被精巧地设计成微型城堡的别墅旁边，有一扇精致考究的铸铁大门。雪弗莱行至此处停了下来。一侧的墙柱上挂有一面铜匾，上面写着：梵威克小区。

对于梵威克末尾的“e”——他一直觉得矫情得令人作呕。这个配有最昂贵的安全系统的奢侈住宅区——装有钢质围栏，围栏的顶端装有内置的光学传感电缆、移动侦测视频监控摄像头以及移动感应警报器——若有疯子从周围的树林中攀爬潜伏，翻越围墙而入，却没有一样表现出丝毫的招架之力。

“又是一次非法闯入，尼克先生。”乔治彬彬有礼地说。他是当班警卫。这里的警卫都教养极好，身着漂亮得体的制服，温和友善，态度恭顺，举止文雅得体。

尼克冷着脸，点了点头，等着自动门慢吞吞地开启。电子报警器发出刺耳的嘟嘟响声。现代生活中有什么不嘟嘟响吗？——卡车、洗碗机、烘干机、微波炉，无不如此。总有一天那会让人发疯的。

“警察正在里面，”乔治说，“共有三辆巡逻车，先生。”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不知道。对不起，先生。”

这该死的门要等上一个世纪才能打开吗？真是荒唐无比。每天晚上，门前都会排满了一大队的车等着进门。看在上帝的分上，也该做点什么了。这样下去，要是房子着火——消防车莫不是要在这里坐等，眼看着房子化为灰烬？

烦躁至极，尼克不耐烦地踩下油门，使引擎更加嗡嗡作响。乔治困窘地耸了耸肩，以示抱歉。

就在门打开得足够汽车驶过时，他一脚踩下油门，向前冲了出去——雪弗莱越野车的良好加速性能从没让他失望过——疾速越过限制单向通行的齿形掣胎器，横穿过用从西西里远道舶来的古式砖砌的圆形庭院，又以至少四十公里的时速掠过“限速二十”的牌子。

镶砖铺道渐变为平整路面，也没街牌。他快速驶过古老的榆树和冷杉树丛，目之所及，不见一所住宅。在这个小区，你得被邀请过去，才能见到自己邻居的房子是何模样。在梵威克小区，你也不必期待有什么小区晚会，邻里聚会简直是闻所未闻。

停在路旁的警察巡逻车跃入视野，恰恰堵在他私家车道的入口处。尼克的内心蓦地揪紧，内心最深处有一种冰冷坚硬的东西在凝聚成型，是冰锥，恐惧凝成的冰锥。

一个身着制服的警察在他离房子还有几百英尺的地方将他拦了下来。尼克开门下车，关门，动作迅速，一气呵成，却又不失优雅。

警察长得矮矮胖胖的，却一副精明干练的模样。尽管天气凉爽，他却挥汗

如雨。胸前的卡牌写着“曼兹”，别在腰带上的对讲机不断地发出“沙沙”的嘈杂声。

“你是尼克先生？”他定身立于尼克正前方，堵住了他的去路。尼克不禁有些恼火——这是我的房子、我的车道，凭什么堵住我的路？

“是的，我就是。出了什么事？”尼克尽力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怒气冲冲。

“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透过车道两旁高大的桦树，阳光斑驳地洒在警察那张深不可测的脸上。

尼克耸了耸肩：“当然可以——怎么回事，又是涂字？”

“先生，你今早几点离开的？”

“七点半左右，但孩子们一般八点才走，最晚不过八点半。”

“你妻子呢？”

尼克定定地看着他。警察办案，至少也该先了解一下基本情况！他诧异地猜度着这个警察是不是在故意刺激他。“我是单亲父亲。”

警察顿了一下：“房子很漂亮。”

“谢谢。”这次尼克感受到了由这人身上升腾而起的憎恨和嫉妒。“到底出了什么事？”

“房子好着呢，先生。看来是崭新的，还没装修完，呃？”

“是的，只完成了一部分。”尼克不耐地说。

“这样啊。那些工人呢，他们每天都在这儿干活？”

“我倒希望是。不过昨天和今天不在。”

“你的警卫公司给了我们一个你在斯查顿公司的工作电话，”曼兹长官说着，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记事板，黑色小眼睛深陷在那张面孔之中，就像奶油布丁里夹着的被挤得皱皱的葡萄干，“你在那里工作？”

“对。”

“在斯查顿公司做什么？”曼兹一抬头，恰好与尼克相互对视，他的目光闪烁了一下——他根本就是在明知故问。

“我是总裁。”

曼兹点了点头，似乎觉得这样一来一切都讲得通了。“原来如此。前几个月，你这里曾发生过几次非法闯入，是这样吗，尼克先生？”

“五次，算这次六次。”

“先生，你这儿装有保安系统吗？”

“大门、窗户和玻璃门上都装有防盗装置。都是些最基本的，并不精密。”

“像这样的房子，那些都算不了什么。没有摄像头吗？”

“喔，你知道，我们住的这个，是高级社区。”

“是的，先生，这个我知道。很有好处，省了不少钳子和螺丝。”

“说对了。”尼克差点笑了出来。

“这样说来，防盗警报不常开，是吗？”

“警官，今天为什么这么多车，不过是平平常常的一个——”

“介意我所问的这个问题吗？”曼兹警官强调道。他看来很享受自己此刻的权威——可以任意摆布斯查顿公司的老板。随便他吧，尼克想，随他玩个高兴，只是——

尼克听到身后有车开近的声音，一转身，看到一辆蓝色克莱斯勒旅行车，玛塔坐在方向盘后，女儿在她旁边。尼克心底涌过一股甜蜜，每次见到女儿都是这样，正如过去见到卢卡斯的心情一样，直至两人感情变得复杂起来。微型旅行车在尼克身侧停了下来，引擎熄火后，旁边的车门一开一合，然后就听见茱莉叶喊道：“爸爸，你在家干什么呢？”

她奔向尼克，身上穿着淡蓝色斯查顿T恤衫和牛仔裤，脚踏黑色的运动鞋。她的衣着每天大同小异，要么T恤，要么运动衫。三十年前，尼克上的也是同一所小学，那时可不允许穿牛仔裤，穿T恤上学也是不得体的。不过尼克早上没时间和她争论这些，他对自己的小女儿比较宽容，尤其在妈妈去世后，她所经历的已经够受了。

茱莉叶双手环着他的腰，紧紧地抱住他。自从她长到五英尺增至九十磅后，他就不再每次都举她起来，因为那着实不太容易。去年，她个子又长高了，腿也变长了，几近苗条，尽管腹部仍有一圈婴儿肥。眼看着她的身体发生着变化，胸部开始突起，尼克根本不知该如何应付。这也时时提醒着他作为单亲父亲的不足：到底谁能来告诉她这些知识，帮她度过青春期呢？

拥抱持续了几秒，直到尼克松开她，这是劳拉走后的又一变化——女儿的拥抱：女儿越来越缠着他，根本不想放手让他离开。

茱莉叶抬起头仰望着父亲，美丽活泼的棕色眼睛，如蜜似水般能让人融化。“为什么有这么多警察在这儿？”

“他们只是想和我谈谈，宝贝儿。没什么大事，你的背包呢？”

“在车里。是那个怪人又跑进房子里写些坏东西吗？”

尼克点点头，轻拂着她那光滑的头发。“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有钢琴课吗？”

她佯装轻蔑，俏皮地瞪了他一眼：“那个课得四点才上呢。”

“是三点吧。”

“嘉里尼夫人给改了，我想想，几个月之前就改了，你不记得了吗？”

他摇了摇头。“哦，好吧，是我忘了。听着，我得和这位警察聊聊。玛塔，你们留在这儿，直到警方说可以了再进屋，好不好？”

玛塔来自巴巴多斯岛,三十七岁,咖啡色的皮肤,又高又瘦,像时装模特,平时很冷漠,或许是孤傲。她总爱穿紧身的牛仔裤、高跟鞋,因而对茱莉叶的日常着装十分不满。事实上,她对这个家所有的事都表达过不满。不过,她是全心全意爱着两个孩子的,而且能让他们做尼克没法让他们做的事。孩子们还小时,玛塔是个极棒的保姆,还是个出色的厨师,但一直是个冷漠的管家。

“好的,尼克。”说完,她就去拉茱莉叶,但茱莉叶却蹦蹦跳跳地跑开了。

“你刚刚说到……”尼克对警察说。

曼兹抬头,面无表情地看了尼克一眼,近乎无礼,但眼神一闪又像在忍住不笑。“尼克先生,你有什么敌人吗?”

“敌人么,有五千个人,在城里。”

警察挑了挑眉:“你是说……”

“我们最近裁掉了一半的工人,相信你不会不知道的,有五千多名工人。”

“嗯,是的。”警察说,“你在这附近并不受欢迎,是吗?”

“说得不错。”

尼克回想起,就在不久之前,他还是城中人人喜欢的对象。高中时并不熟识的同学开始来阿谀奉承,福布斯杂志甚至为他做了人物专访和传略。毕竟,尼克是位在椅子厂干了一辈子的蓝领工人的儿子——商业记者对这类身世故事一向乐此不疲。或许尼克再也不会像米尔顿老人那样深受爱戴,但他至少曾一度受到欢迎、仰慕和喜爱,是密歇根梵威克小镇的本土英雄,是那类在超市中一眼就能认出的人物,碰上大胆一点的人,甚至会走上前去,在冷饮专柜前和他搭讪表达仰慕之情。

但那是以前——以前是指两年前三查顿的新主人在梵威克季度董事会上颁布新规定并宣布第一批裁员以前。他也是别无选择。如果不立即采取各种措施降低成本,斯查顿集团势必回天乏术。而这样的抉择,就意味着失去一半的工人,为数五千,而在这个小镇上总的人口数仅为四万。这个决策让他痛苦不已,也非他始料所及。继两年前的第一批裁员,公司后来陆陆续续又公布了一系列小规模裁员。《梵威克自由报》过去经常发表对斯查顿公司的溢美之词,现在则换成定期发布大字标题:“二三百斯查顿工人面临裁员巨斧”,又或“癌症患者痛失斯查顿福利津贴”。当地专栏作者已经习惯地称他为“刽子手”了。

尼克,杰出的青年才俊,本土英雄,现已摇身一变,成了镇上最可恨的恶魔。

“你这样的人应该装配更好的保安系统。要知道,物有所值。”

尼克正要回答,突然听到了女儿的尖叫声。

他朝着叫声的来源跑去，在池塘边发现了茱莉叶。她不住地哽咽，大声抽泣着，跪坐在青石墩上，手在水中胡乱扑打，小小的后背前后抖动。玛塔就站在旁边，一手掩着嘴，一脸的惊骇无措。

随之，尼克就明白了茱莉叶哭喊的原因，不由得胃部一阵抽搐，忍不住想呕吐。

深红色的池水中，浮着一具黑色的尸体，四肢平展，身体肿胀，周围缠绕着一团内脏。四周簇着一团乌红的血晕向，离这团毛乎乎的东西稍远些的地方，水色渐清，变为粉红。

尼克未能马上就认出尸体是巴尼的。在看过第二眼，经过一番难以置信的挣扎，才不得不承认那就是它的。茱莉叶正跪在一个石墩上面恸哭，不远处，扔着一把沾满了血的亨克斯炭钢刀，是厨房那套刀具中的一把。

事已至此，把很多事前后串联起来便可以讲通：不寻常的警察数量，几度的盘问，甚至没听见平时尼克到家时巴尼从不缺席的欢快叫声。

几个警察一边忙着拍照，一边互相交谈着，低声的谈话不时被无线电的噪音打断。他们交谈的样子仿佛在闲聊一般，状若什么都没发生过。这种事在他们看来，就好似家常便饭。没人会表示同情或关心。尼克很生气，但眼下最要紧的是安抚女儿。

他跑到女儿身边，蹲下身子，一手轻抚着她的背，轻轻唤着：“宝贝儿，宝贝儿……”

她转过头来，两手搭在他脖子上，抽泣着的呼吸温热潮湿。他紧紧地把她拥在怀中，像要把加在这小小的身躯之上的所有伤害与恐惧都排挤出去，让一切恢复正常，让她重拾安全感。

“噢，宝贝儿，真对不起。”怀中的茱莉叶哽咽着，像在抽搐一般。他把她抱得更紧。汹涌的泪水流到他的颈窝，浸湿了他的衬衫。

十分钟后，玛塔把茱莉叶领进了屋。尼克在与曼兹警官谈话。此时，他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愤怒。“该死的，你们这帮人想怎么样？”尼克吼道，“你们到底在等什么？这几个月已经连续发生三次非法闯入了，而你们只知道袖手旁观，什么都没做！”

“我很抱歉，先生。”曼兹平淡地说。

“你们没有派侦探查案，没有作任何调查，没有翻看斯查顿被裁员工的名

单。你们本来有几个月时间可以阻止这个该死的疯子。在等什么，啊？是不是要这个神经病伤害我的孩子你们才能当回事？”

曼兹的超然和冷漠——尼克从中觉察到一种得意洋洋的消遣心态——令人气结。“瞧，先生，我说过了，你应该考虑一下把保安系统升级。”

“保安系统？那你们呢？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你自己说的，先生——你解雇了五千名员工。那会制造出很多敌人，我们可是很难周全地保护您的家人。你真的应该把保安系统升级。”

“好哇，然后呢，你们能做什么？你们打算怎样来保护我的家人？”

“坦白地说，先生，非法入室属于最麻烦的案子，我可说不准。”

“也就是说，你们什么都做不了？”

曼兹耸肩：“这话是你说的，我可没说。”

4

警察走后，尼克一直在安慰女儿。打电话取消钢琴课后，他跟茱莉叶坐在一起，谈了一会儿之外，大部分时间只是抱着她。等她情绪稳定一些后，尼克把她留给玛塔照顾，自己返回公司，但整个下午一直心不在焉，神不守舍。

回到家时，茱莉叶已经睡了，玛塔正坐在大厅里，观看着一个由模仿布鲁斯·威利斯说话的孩子所表演的电影。

“茱莉叶呢？”尼克问。

“她睡着了，”玛塔难过地说，“上床时还好。但她哭了很久，尼克。”

尼克摇了摇头：“可怜的孩子。太残忍的打击了，巴尼是劳拉的爱犬，对茱莉叶来说，巴尼……”他说不下去了，“卢卡斯在楼上吗？”

“他从朋友家打回电话来，说在研究历史作业。”

“历史作业？是研究什么唱片吧，类似的东西。是哪个朋友家？”

“我想是齐格勒？呃，听着——尼克，我自己在房子里有点紧张——我的意思是今天的事发生之后……”

“不能怪你，锁好大门和窗户了吗？”

“锁好了，但那个疯子……”

“我知道。我会叫人尽快重装一个新的系统，这样你在里面，就可以开启警报系统。”斯查顿集团的安全主管已经跟尼克说好，早些时候过来一趟，看看能做什么，毕竟是老板的事。这个初级保安系统已经用得太久，是时候换个高级点的了，带摄像头、移动感应器那类的。“你要是困了，就先睡吧。”

“我想看完这部电影。”

“噢，没问题。”

尼克上楼，穿过走廊，走向茱莉叶的卧室，轻轻地推开门，凭记忆在黑暗中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等到眼睛适应帘隙洒落的月光时，他看清了女儿沉睡的身形。茱莉叶的毛毯半盖半压在身上，是她最喜欢的那件。她给每个毛毯都起好了名字，同样也给每晚轮流抱着的毛绒动物玩具和娃娃起了名字。今晚她抱的是小熊维尼，从刚出生几天时起就一直陪伴着她的老朋友，尽管现在已经磨损褪色，绒毛也打结了。

对于床伴的选择是茱莉叶精神状态可靠的指针。轻松愉快时抱的是艾摩玩偶；调皮淘气时抱的是好奇猴乔治；想要安抚比自己可怜的人时，抱的是豆娃娃树袋熊；但抱小熊维尼，通常是她感到非常脆弱、需要老伙伴安慰的时候。妈妈去世后的几个月，她每晚都是抱着小熊维尼入睡的。只有在最近，才把维尼换成了其他几个，那是她开始变得坚强的标志。

可是今晚，小熊维尼又回到了她的床上。

他摸了摸女儿汗湿的卷发，深吸着甜甜的儿童香波，夹杂着微微的汗味儿，亲了一下她湿润的前额。茱莉叶低声咕哝了一声，身子却没动。

这时房子的大门突然被打开，又被关上，紧接着听到砰的一声，像是有东西摔在地板上。尼克立刻警觉起来。不过，接下来走上楼的沉重脚步声告诉他，是卢卡斯回来了。

尼克从成堆的书和玩具中摸索出一条路，慢慢走出来，随后轻轻地合上门。长长的走廊又黑又暗，只是卢卡斯卧室的门下透出一线黄色的灯光。

尼克敲了敲门，待了一会，又敲了一下。

“什么事？”

儿子的音质变得很低沉，去年起声音又显暗哑，更是平添了几分桀骜不驯。尼克打开门，发现卢卡斯仰卧在床上，鞋也没脱，耳朵上还挂着线控耳机。

“你去哪儿了？”尼克问。

卢卡斯扫了他一眼，然后目光盯在两人之间的空地上，似乎那里更有趣些。“巴尼呢？”

尼克顿了一下：“我问你去哪了，卢卡，你明天还有课。”

“泽吉家。”

“你事先没有征询我的同意。”